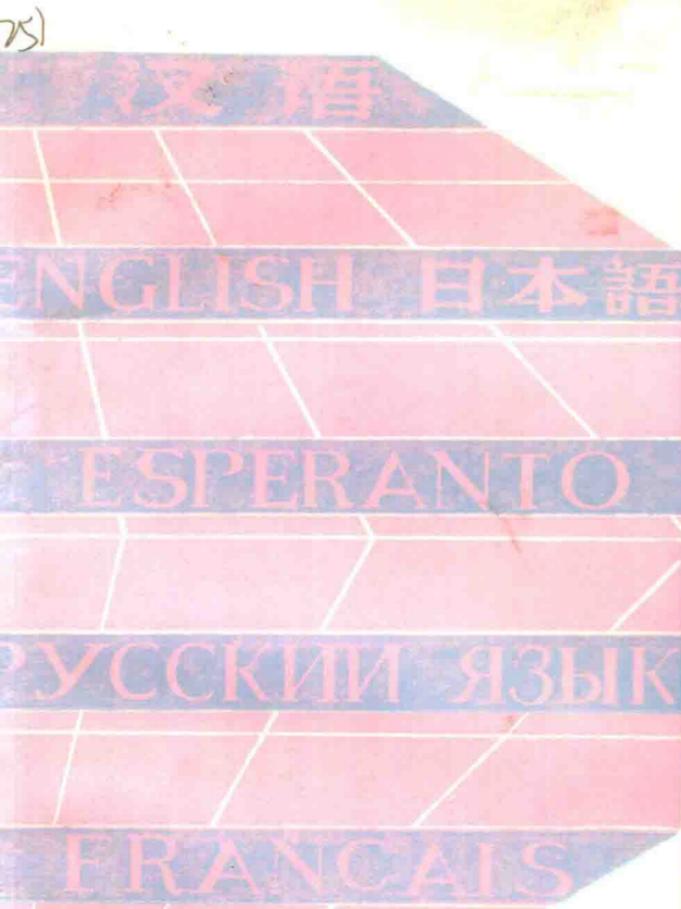


世界几种语言的特点

郭谷分 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世 界
几 种 语 言 的
特 点

郭谷兮 编著

陕 西 人 民 大 出 版 社

题词

用很少的篇幅，抓住一种语言的主要特点，作简明扼要而准确的介绍，并能用一些重要的数字说明问题，有些地方还写得生动风趣，让人乐于读下去。这是成功之作，很难得。

张志公

1981年5月28日

(A1941.5)

序　　言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广泛地介绍世界上语言情况的书，我读过的有三本：一是 Georg F. von Ostermann, P. D. «*Manual of Foreign Languages*», New York, 1952, 它为图书管理员、图书编目员、编校人员、译员及排印人员提供了一百四十一种语言文字的样品及极其简单的解说；二是 Р. С. Гиляревский и В. С. Гришин «*Языки Мира*», Москва, 1957, 它提供的六十多种文字样品是专供图书馆工作者、编辑出版工作者和书店营业员识别外国（外族）文字之用的；三是 Kenneth Katzner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New York, 1975, 它提供了用近两百种语言文字分别写成的文学作品的材料样品，并对每种语言作了简要的描述，较之前两者专供图书、编校、排印工作人员之用，面要广得多，正如该书《前言》所说：“任何读者对每种语言的描述材料都会感到很有意思。”不可否认，这三本书都各有特点，也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从目前我国语言教学与研究的现实状况来看，大量需要的恐怕不是几十、几百种语言文字样品介绍的泛泛之作，而应是向前迈出一步，需要通用的、有实际价值的、对教学与科研都有所裨益的作品。郭谷兮同志的《世界几种语言的特

点》一书，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而撰写的。

这本书是作者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的一个总结。作者对几种语言作了简明扼要而准确的论述，其初稿、二稿、三稿、甚至四稿，都先后分别送请中外有关语种的语言专家、教授反复审正过。

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运用对比的方法，介绍了七种常用语言的特点。语言学界前辈叶圣陶、王力、吕叔湘等先生曾在有关学术会议和书刊上多次号召我们通过对比去研究语言。作者敏感性较强，行动较快，从一九七四年起即开始在教学中进行对比教学。实践证明：语言对比，它的理论价值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结构特点；它的实用价值是能预言、解释、改正并消除由于原语（source language）对目的语（target language）的干扰而可能产生的错误。语言对比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都为翻译课和语言学课的教与学直接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作者对此体会较深，这在书中可以得到证实。写这样的书值得倡导。

这本书的又一明显特点是深入浅出，把普及与提高这两个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而且结合得比较好；再加上语言明快，条理清晰，材料新颖，选例精当，旁征博引，多有创见，所以能让人乐于读下去。

据我所知，书中的不少章节曾在小型的学术交流会议上被传阅、传抄，个别章节还在海内外有关学术刊物上发表后被转载或复印，足见此书对大、中、小学的语言教学与科研确有较好的参考价值。这本书，对我来说，不仅乐于读下去，而且读了之后还使我想起了美国语言学教授查尔斯·伯利兹

的一句话：“生活在世上而只会讲一种语言，这有点象生活在一座巨大无比的建筑物中而只呆在一个房间里。懂得一种以上的语言的人会看到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另一种迷人的新景象，这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实际运用这些语言的机会，而且还可以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并使他们感受到从另一种文化的观点和背景去观察世界的魅力。”

刘重德

于湖南

前　　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列宁语）世界上的语言纷繁多样，丰富多采，通行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各种语言，好比一条条友谊的纽带，跨过高山，越过海洋，把我国人民和五大洲的朋友联系在一起。我们要学习各国人民的长处，就应当在学好祖国语言的同时，努力学好外国的语言，有计划地培养各个语种的外语人才，为增进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为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

“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马克思语）高水平的外语教育是一个先进国家、一个先进民族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具备了这个条件，我们国家的建设速度就会更快。即使我国将来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也还要向外国学习，也还要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要向外国学习，就要认真地学习外国文字。”“一切国家都要学，英文也要学，法文也要学，德文也要学，日文也要学……”（毛泽东语）对个人来讲，学一门外国语就等于多一双眼睛和耳朵，多学几门外国语就更能使人眼界开阔，从而获得更多的益处。

了解和掌握某种语言的特点，可以使我们学习和研究该种语言时取得事半功倍之效。本书介绍了汉、英、法、西、俄、日、世界语七种语言的特点，是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通过对

比的方法，对我多年教学与科研实践的一个初步总结。这本书试图为学习第一外语、第二外语……的同志提供一些基础知识，以利鸟瞰全貌，为提高学习效果创造条件，并求教于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的同志，以便共同探索规律，更好地驾驭语言。

本书初稿曾于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先后送请西安外国语学院有关语种的外国专家和西安外国语学院刘煜，湖南大学周炎晖，湖南师院刘重德、沙安之、赵甄陶等教授审阅；语言学界前辈张志公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审阅全稿，并欣然题词，刘重德先生为本书作序，刘煜先生不辞辛劳，再次审正，对师长们的无私奖掖，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语言有如大海，有如高山；临海之深需由浅，登山之高必自卑。作者正处于浅、卑之境地，故书中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敬望读者多加斧正。

郭谷今

于长沙岳麓山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供大中学教师、大学生以及具有相应文化程度的干部职工学习和研究汉语、外语语言的著作。

本书从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中选出汉、英、日、俄、法、西班牙语等语言，围绕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运用纵横对比的方法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和介绍了它们的特点；书中还将世界语的特点及它的发展和展望收入附录部分，供读者参考。

封面设计：杨攻云

书号：9094·5
定价：0.66元

目 录

题词	张志公
序言	刘重德
前言	(1)
一、汉语的特点	(1)
二、英语的特点	(18)
三、法语的特点	(36)
四、西班牙语的特点	(51)
五、俄语的特点	(68)
六、日语的特点	(86)
附：世界语的由来、特点和发展	(101)

一、汉语的特点

从语言的谱系分类来看，汉语属汉藏语系。汉藏语系包括的语言和方言将近四百种之多，其中形成最早、流通最广、使用人数最多、最具有实质性代表的是汉语和藏语，语系因而得名。汉藏语系各语言的共同特点是：在语音方面，带有多样性的音乐性声调，缺乏复杂的复辅音；词的构造以单音节的词根为基础；语法结构上，着重句法中的词序和虚词的应用，缺少词的形态变化。但是，共性之外还有个性，汉语还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具体说来是：

语 音 方 面

在现代汉语的音节结构中元音占优势。一个音节可以只由一个元音构成，如 i（衣）、u（乌）、ü（迂），但不能由一个辅音构成。这点与英语、法语、俄语等是相同的。汉语的每个音节最多包含两个辅音，而且这两个辅音不能连缀在一起。如：Hanyǔ（汉语）中的 han 不能是 hna、nha 或 ahn、anh。但在其他一些语言中，一个音节里不仅两个辅音，就是三个四个辅音也可以连缀在一起，如英语的 spring（春天）、俄语的 встречать（遇见）、法语的 strophe（诗节）等。

正因为汉语里没有两个辅音连缀在一起的现象，所以习讲汉语的中国入学外语时常常容易在一个辅音之后加上[u]、[ə]、[i]之类的元音成分，如把俄语的 **много**（许多）读成 [mu:nɔ:gʌ]；把法语的 **strophe**（诗节）读成 [stərɔf]；把英语的 **spring**（春天）[sprɪŋ] 读成 [spurɪŋ]，**work**（工作）[wə:k] 读成 ['wə:kə]。这样就容易使人费解，甚至发生误会。比如英语 **pot** 的正确读法是 [pɔt]，意为“壶；瓶；罐；奖杯；奖品”，若读作 ['pɔ:tə] 就成了 **potter**，意为“陶工”或“懒散工作；浪掷（光阴）”；若读作 ['pɔ:tɪ] 就成了 **potty**，意为“（俚）细零杂碎的；容易的；发疯似的；傲慢的”。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是中国人学外语时在语音方面应该多加注意的。

跟汉藏语系的其他语言一样，汉语也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声调（俗称“字调”），“在诗经、论语、孟子的时代，汉语中已经有声调的存在，如果早先从韵尾辅音变来，至少是诗经时代以前的事。”^① 声调是汉语中一个古老而又永新的语音特点，一直有不少专家学者研究它。现代汉语的声调是由一个音节内部的音高变化而构成的。汉语的任何一个音节都有一定的声调；发音的高低升降不同就是声调的不同。声调是汉语音节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汉语语音结构的特点之一。语言的声调，既不同于重音，也不同于语调。声调是指一个音节内音的高低升降屈折状况；重音是指一个词的某个音节的音的强弱程度；语调是指一个句子内声音的高低和快慢轻重的变化。区别这三者的不同，无论对中国人学外语或外国人学汉语都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① 引自丁邦新：《论语、孟子及诗经中并列语成分之间的声调关系》，台湾省出版，第三十五页。

现代汉语的声母有二十一个，韵母是三十五个（不包括儿化韵在内）。声母只能是一个辅音音素，而韵母却可多至三个元音音素。元音都是韵母，辅音大多是声母。汉语的声调在声母和韵母相同的音节中起区别词义的作用。例如：“火车”[huo che] 和“货车”[huo che]、 “大嫂”[da sao] 和“打扫”[da sao] 的拼写形式（声母和韵母）完全相同，全靠不同的声调来表示不同的意义。普通话里的声调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分别用“- / ˊ ˋ”四种符号来表示，如“梯”[tī]、 “提”[tí] “体”[tǐ]、 “替”[tì]。前面的“火车”[huō chē] 和“货车”[huò chē]，“大嫂”[dà sǎo] 和“打扫”[dǎ sǎo]，声调一经标出，词义就清楚了。

由于声调是音节的构成要素，所以它还可以用来组织语言的节律，加强语言的音乐性。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词歌赋就是利用四声来组织韵律的。现代汉语继承和发扬了声调的节律美，常利用不同声调的交相配合，使语言具有抑扬起伏、铿锵动听的音乐美。世界著名语言学家、美籍华人赵元任先生在《中国言语字调底实验研究法》中指出：“假如同时注意到音高和音长两个因素，把这两项因素做为两个坐标，用曲线把它们的函数关系画出来，这曲线就是这个声调的标准代表。”^① 这，无论对学习和研究声调来说，都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汉藏语系中除汉语外，还有藏语、缅甸语、傣语、苗语、瑶语等也是有声调的语言（如苗语有七个声调，壮语有八个声调，景颇语有三个声调，等）。在这些语言中，构成声调的因素

① 详见《科学》第七卷第八七一页。

都主要是由音高来决定的，而这种音高又往往是复合的，从一个音移动到另一个音。移动的方式不是象其他语系中的一些语言的重音那样有如弹钢琴或吹笛子似的“跳”，而是象用手指抹着胡琴或提琴的弦一样的“滑”。知其个中之妙便可得乎其中之神。初学汉语的外国人在没有弄清这一点之前，有不少往往因为自己的语言中没有声调的区别而感到难学。例如“马儿拴在麻地边，妈妈让我把马牵，我骂马儿不听话，为什么吗？马儿乱蹦乱跳讨人厌。”句中的 mā(妈)、má(麻)、mǎ(马)、mà(骂)四声和轻声 ma(吗)就是初学汉语的外国人不易掌握的。

其实，语言上的这种习惯势力不仅对外国人学汉语是一个阻力，就是对中国学外语也是一种干扰。赵元任先生认为：中国人学英语之类不讲四声的语言时也常把“*Yes*”、“*No*”、“*You*”、“*Good*”等重读的单音词听作第四声或由第四声漫入第一声音节。他举例说：“从前，南京某电台有个女广播员，在一个句子的开头用了下面的语调：

this
In sit -tion,
-u-
-a-

被指责为重音读错到最后一个音节上去了。她的老板问我，她是在美国生长的为什么倒把重音读错了。我不得不费些口舌说明她并没读错，只不过是因为这个短语读出来要有停顿、要有悬留音，才用了一种不平常的语调罢了。当然，这个老板学过单独读‘situation’这个词时所用的‘中一半低一高一低’的读法的，却囿于汉语四声的习惯势力，很难理解除此

外还可以用别的语调来读。”^①由此可见，声调是汉语语音结构的一大特点，而了解和掌握这个特点对排除本族语和外国语在语音上的纠缠实有莫大好处。还应该指出的是：在汉语和汉藏语系中的其他一些语言中并不是没有重音（包括词重音和句重音）的，只不过是在这些语言的语音结构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重音而是声调罢了。

汉语中声音的高低、轻重、长短、快慢、间歇和音色所造成的节律是准确地表达思想内容和感情色彩的又一语音特点。即使是一句最平常的话，人们也都可利用这一特点来选择最恰当的音调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例如：

(1) 我们的祖国

象东方升起的太阳，
光芒万丈！

(2) 万丈光芒的太阳

从祖国的东方升起。

单就音节的长短轻重而言，“国”、“阳”、“芒”、“丈”在第一句中重而长，在第二句中轻而短；“起”在第一句中轻而短，在第二句中重而长……当然还要配以高低、快慢和间歇、音色等手段来造成语言的某种气氛和情调。所以汉语的节律乃是音和音的相对关系和组合关系的有机体。

汉语语音的一系列特点形成了它独特的乐音音系——音色清扬、响亮，音节舒缓、清晰，声调既可激昂，又可柔和，再加上鲜明的轻重音，柔婉的儿化韵，悦耳的双声、迭韵、迭音，以及由于元音占优势而在四、六字格中显示出来的长短偶对，节

^① 引译自赵元任：《中国社会语言学》（Chinese Sociolinguistics），英文版。

律自如，抑扬配合，韵律协调，幽美动听。

词 汇 方 面

汉语是历史最悠久、词汇最丰富的一种语言。汉语词汇的丰富主要是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因此，词汇的源远流长是其他许多语言所望尘莫及的。世界上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是《尔雅》，由汉代初期（公元前二〇六年）学者缀辑周汉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今本十九篇。世界上最早的字典，是东汉许慎（公元约五八——约一四七年）的《说文解字》，世界上最大的工具书，是公元一四〇八年编成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国内现存二百余册。在一般的大型字典中有四至五十万个字，如著名的《康熙字典》就收有四万七千零三十五字。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现代汉语词典》收字、词、词组、熟语、成语等共五万六千余条。台湾省一九七三年出版的《中文大辞典》收词四十余万条。日本一九五五年——一九六〇年出版的《大汉和辞典》收词五十五万余条。民国初期，我国原计划出版的《中山大辞典》有六十余万词条，其中“一”部首就有五千四百七十四条。曾有人作过一个粗略的统计，汉语中光是表示手的动作的字就有两百来个。

但是，汉语的电报代码簿只有近一万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只收字（包括异体字）八千五百个左右，汉语打字机用字只有五千四百个。据我们观察，汉语常用字只有五千个左右，约占总字汇量的十分之一。而这五千个常用字可用作词和组成的词却无以数计，真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